



平安時代（12世紀）孔雀明王像 絹本設色 縱147.9，橫98.9公分 日本國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多元匯聚的國寶聖殿

概說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蒐藏源流

蔡承豪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匯聚日本兩大國立博物館之精品，可謂是臺灣空前之日本美術特展。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所典藏的國寶精品蒐藏源流為何，期間又有何曲折離奇，望能透過本文略作介紹。

東瀛國寶蒞臺

位於日本東京上野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是該國設立最早、具政治、社會指標性意義，蔚為匯聚東瀛國寶之聖殿。二〇一四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東京國立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

院共同主辦「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為本院典藏重寶首度赴日展出，期間迴響盛大，奠下兩國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圖一、二）東博、九博遂特於本年，回饋故宮南部院區高規格之「日本美術之最—東

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此展精選兩館典藏精華共一五一組件，近半為國寶及重要文化財（以下簡稱「重文」），並包含了「門外不出」的珍品，可謂是前所未見、最高品質的海外展覽，亦是臺灣有史以



圖3 東京國立博物館正館為帝冠樣式建築，現已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林姿吟攝



圖4 東博正館大廳氣派之模樣 作者攝

治政府特設立博覽會事務局，處理初次參加海外博覽會的相關事務。（註一）
湯島聖堂博覽會於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三月十日開幕，除展示

農業、工藝等新製品外，並匯集諸多難得一見的珍奇書畫、古文物、自然標本等，如名古屋城的金鯨、東漢光武帝授與倭國王的金印等。原預定為期二十天，不料卻盛況空前，閉幕延至四月三十日方告一段落。博覽會落幕後，湯島聖堂大成殿尙作為文部省博物館的博物館對外限時開放，此即是今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第一代前身。

其後，歷經波折，博物館終於定

從綜合典藏走向美術中心
如今走訪東博，從常設展所陳列之約三千件文物珍品來觀察，不難發現其以美術、工藝為主軸的方向。「日本美術之最」的選件，也呼應了這樣的取向。
但東博在建立之初，除了歷史文物、藝術品外，歷經博覽會的蒐集、各單位的移交，皇室撥交者等等，館藏項目其實頗為多樣。且初始數量占將近半數者，出乎意料的是「天產」，即包含植物、動物、礦物等各式自然標本。此外，尙有工業製品，農具、食品製造的農業山林部資料，園藝物品、陸海軍兵器、教育用品等等諸多物品，甚為龐雜，典藏取向與現今情況大相逕庭。



圖1-1 2014年「神品至寶」展於東博的宣傳刊版 林姿吟攝



圖1-2 2014年「神品至寶」展於九博館內的宣傳燈箱 曾紀剛攝

來層級最高的日本美術精品展。為讓讀者瞭解展件之脈絡，本文以成立歷史較久，且文物豐沛的東博為中心，略述該館沿革、典藏源由及轉變歷程，以期讀者可一觀國寶典藏的曲折歷程。（圖三、四）

西化衝擊與保護國寶行動

日本有著悠久的歷史、獨特的文化脈絡，及特有的風土習俗。但至十九世紀後半，隨西方東漸，日本如同中國般走入了近代化與西化的洪流之中。明治政府實行文明開化的政策，衝擊了日本傳統文化，如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為確立天皇權威而公告的「神佛分離令」，意外引發諸多寺廟典藏的古文化財及佛教藝術作品被任意毀壞，許多美術品與歷史遺物因而離散或逸失，甚至流向海外，亟待挽救。



圖2 2014年「神品至寶」展會場圖 作者攝

從湯島聖堂博覽會到博物館

為盛大舉辦日本首次大型博覽會，文部省博物館選擇了東京湯島聖堂大成殿作為場地。此次博覽會舉辦的目的，除了延續文明開化之精神，廣集各地物件以示眾人、拓展智識，更重要的是為隔年日本受邀參與之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而預作物件收集及展示。為能在國際上宣揚日本文化，明

又為與歐美列強對抗，吸收海外先進的技術，明治政府先是設立了大學南校物產局，並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五月於東京招魂社大祭之際，舉辦了「物產會」，並藉此蒐羅諸多文物。另為應對厭舊尙新風潮下可能帶來的破壞，也促成太政官於同月公布「古器舊物保存布告」，促使各地方機關調查與保護古器物，為日本文化財保護行動的開端。兩個月後，文部省設立，並在其中設置博物館，接收幕府時期物產局收集的各種資料。並派出文物調查團，至各重要古寺、藏閣、貴族等進行調查，藉此掌握重要文物蒐藏詳細情況。



圖6 明治26年(1893) 高村光雲 老猿 木造 高108.5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下的教育博物館，以發展通俗教育。故幾經協調，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將大部分自然史資料轉與東京博物館(今國立科學博物館)，後續並有少部分讓渡予學習院、東京帝國大學等單位。同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廢除了天產課，美術博物館的性質更為明顯。此外，為希冀可以專注於博物館事業，也將原所管的上野公園及動物園交予東京市經營。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新建的復興本館開館後，持續匯集東洋古美術品，朝向日本第一的美術館邁進。並以最新的分類方式展示，將歷史課原有的展品分散至美術課、美術工藝課來進行展示，此時期的轉向對如今東博的營運有重大影響。至今，仍可見這樣的營運核心主軸。(圖五)

國寶薈萃

東博收藏品總數現達十一萬件以上，內含諸多國寶，就歷史、藝術、或博物館功能上的意義，均有不可抹滅之重要性。如此豐富的典藏，自非一日之功，隨體制的確立及後續規模的擴張，佳作來源自更為多樣，入藏因素也更為複雜。就此行「日本美術之最」特展的選件中，筆者略舉數項，以作介紹。

一、博覽會的徵集

因明治初期參與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的契機，維新政府積極至各地調查、網羅文物，而同樣的物品獲得複數以上者，其中一項送往國外展示，餘者便留於國內作為展品。部分地方貴族、紳商，或因保管不易、或為支持殖產興業政策，亦化私為公，陸續捐獻其

家族珍藏。有些則在幕末(明治初期)政治動盪之際，獻納予天皇，後轉交博覽會展示。

如名古屋城上的兩支金鯨，就被尾張藩主德川慶勝(一八二四~一八八三)獻予政府後轉交博覽會。雄鯨參與湯島聖堂博覽會，並曾巡迴各地展覽；雌鯨則出國揚威、至維也納萬國博覽會展示。金鯨一度被安排長留於事務局內，然在地方的爭取下返回名古屋城，日後卻於空襲中燒燬，僅剩下部分殘骸，被重新鑄成名古屋的市旗竿頭，十分之二尺寸的小金鯨，及一只金茶壺。

參與國外博覽會的徵集行動，也成為文物入藏的途徑之一。日本為參加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美國芝加哥的哥倫布世界博覽會，設立臨時博覽會事務局，廣招各方佳作。當中日本近代重量級的雕刻家高村光雲(一八五二~一九三四)，其氣勢騰騰的作品《老猿》(重文)，在萬國博覽會上獲得最佳優秀獎項。(圖六)返國後，與《畫瑠瑯富嶽圖》(重文)等作品，一同由事務局轉贈博物館，見證日本近代美術的發展歷



圖5 此次選展蒞臨的《不動明王立像》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其原於東博展示之樣貌如圖。作者攝

後促使典藏逐漸轉變者，為擔當首任博物館總長的九鬼隆一(一八五二~一九三一)。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因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博物館改制為帝國博物館的同時，曾擔任駐美公使、並長期在文部省、宮內省服務的九鬼隆一隨之走馬上任。就職後，他大力調整博物館的發展走向，將體制調整為歷史、美術、美術工藝、工藝、天產等部門，並以美術部門為重。他認為日本

是東洋藝術的寶庫，而博物館應定位為「東洋古美術的殿堂」，遂調整收藏重心於象徵國家歷史的美術名品與傑作。另也積極計畫添購國外美術作品，厚實館藏。

再為強化博物館的研究機能，九鬼隆一聘任明治時期日本美術界的核心人物岡倉天心(一八六三~一九一三)為美術部長；此外，來自美國的哲學家、美術史學家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一八五二~一九

〇八)也被聘為美術部理事。在出版方面，在九鬼隆一的戮力推動下，博物館刊行了圖文並茂的《稿本日本帝國美術史》，將日本美術史的發展進行了系統性的整理，這也是官方首度編纂的日本美術史。

即便任職十餘年的九鬼館長去職後，典藏整理的腳步並未停歇。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起，博物館將農業、林業、漁業相關的陳列品，移轉到農商務省，至隔年完成。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為慶祝皇太子大婚所建的表慶館正式啟用，也成為展示日本、中國、韓國、印度等地的美術品場域，增加了美術品展示的空間，直到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後到復興本館興建期間，才轉為臨時的綜合展覽館。

對於自然標本留存與否，一直有所討論，即便十九世紀末政府已決定將之移轉離庫，博物館仍多將之留存，成為一筆懸案。雖然大地震讓館舍損失慘重，但也藉著重建的機緣，促使館方再次重新檢討館藏方向。文部省一直希冀可將自然史資料轉與轉



圖11 飛鳥時代（7世紀）菩薩半跏像 銅鍍金 高38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9 奈良法隆寺 林姿吟攝



圖10-2 法隆寺寶物館內部關於典藏由來之說明 作者攝



圖10-1 新法隆寺寶物館之外觀 作者攝

此外，戰後自宮內廳移轉約四百組的刀劍予博物館，當中有為數不少的重要名品。如現歸九博的〈太刀〉（作者銘「來國光」）（國寶），曾為姬路城主松平忠明（一五八三～一六四四）配用，並於家族中代代相傳。因故流出為三菱財閥的岩崎家

體制的變革，皇室權力被大幅縮減，諸多內府文物移往東博典藏。位於奈良的法隆寺，與正倉院並列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古代美術寶庫。（圖九）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為圖完整保存文化財，該寺將三百多件稀罕重寶獻予皇室，天皇則下賜一萬日元賞賜（約相當於現在的一億元）充作管理修繕費用。文物先是暫存於正倉院內，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隨著上野公園的新築博物館落成移轉至東京，由館方代管。戰後，皇室僅保留兩件，餘全移轉國家，約三百二十件的寶物遂歸入東博，並興建法隆寺寶物館典守。（圖十）此次特展的〈菩薩半跏像〉（國寶），為飛鳥時代的止利派佛像樣式，即是來自法隆寺的珍貴獻納品。（圖十一）



圖8 江戸時代（18世紀）喜多川歌麿 婦人相學十躰・水性之相 縱36.4，橫24.1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7 江戸時代（17世紀）野野村仁清 五彩開光牡丹圖水罐 高13.7，口徑10，底徑10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宮家無嗣斷絕，被轉納為皇室收藏，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從宮內省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政治

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起，宮內省（註二）將保管的御物、日常鮮少使用的各式皇家物品，及因各種緣故納入皇室的珍寶，轉予博物館典藏。如來臺作品中推測是狩野永德（一五四三～一五九〇）最後期的作品〈檜圖屏風〉（國寶），是桃山時代金碧「障屏畫」代表作，幾乎所有介紹《日本美術史》的書籍都會刊載此畫。〈檜圖屏風〉原是一五九〇年（天正十八年）落成、皇族桂宮家京都八條宮（現稱為桂離宮）的襖繪，後為方便保存之故而改裝為屏風。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桂

主殿寮轉授予博物館典藏。國人熟悉的浮世繪作品，亦是此次特展的亮點群。東博現有約一萬五千件的浮世繪，當中過半與川崎造船所社長，同時也是西洋美術收藏家的松方幸次郎（一八六五～一九五〇）有甚深的淵源。松方熱愛蒐羅包括浮世繪在內的藝術作品，卻因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的「昭和金融恐慌」，被迫抵押他的藝術蒐藏品予包括十五家銀行在內的債權人。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銀行團將八千餘張浮世繪敬獻予皇室，後宮內省轉存東博，厚實了該館的浮世繪典藏。本次特展中多件浮世繪作品，如鈴木春信（一七二四～一七七〇）的〈私語〉、喜多川歌麿（一七五三～一八〇六）的〈婦人相學十躰・水性之相〉（圖八）、東洲齋寫樂的〈三代大谷鬼次飾江戶兵衛〉（重文）、鳥文齋榮之（一七五六～一八二九）的〈風流七小町・鸚鵡〉等，皆是來自於「松方コレクション」（松方收藏品）。

程。

二、皇室典藏

東博寶庫的一大重點，自是皇家典藏，當中包括了皇家舊藏、皇族轉贈，以及各方奉獻予皇室者。如此次的江戸時代〈五彩開光牡丹圖水罐〉（重文），便是由明治天皇的皇后——昭憲皇太后（一八四九～一九一四）所寄贈。（圖七）

程。



圖13 鎌倉時代（14世紀） 玄奘三藏像 絹本設色 縱135.1，橫59.9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顏輝的〈寒山拾得圖〉（重文）。另豐姬（鶴樹院）所用的〈蒔繪竹菱菱紋鏡台、染齒、棋盤等嫁妝用具〉為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納入典藏；完整的〈富嶽三十六景〉則是戰後從京都的公家後代讓受所得。

而號稱「門外不出」的平安時代〈孔雀明王像〉（圖十二），其入藏過程頗為曲折。在密教裡，孔雀明王是孔雀經法的本尊，具祈雨、禳除一切災厄、帶來安樂的神力。該畫原屬京都高野山某寺的珍寶，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先成為大阪府知事的建野鄉三（一八四二～一九〇八）

之藏品，十年後再轉為明治政府重臣井上馨（一八三六～一九一五）的收藏。某日，前述的原富太郎經人介紹造訪了井上馨宅邸，拜見此畫後甚為著迷，數日後據說即以一萬日圓的高價買下了這幅畫，將之納入其「三溪園」的名山蒐藏。其後雖有諸多藏家徵詢，甚至於來自美國的藏家欲購，但基於保存日本文化的信念，皆被婉拒，至一九六一年（昭和三十六年）方由東博購得。當時形式上先歸入文化財保護委員會，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該會解散，分配正式歸屬東博，塵埃落定。



圖12 平安時代（12世紀） 孔雀明王像 絹本設色 縱147.9，橫98.9公分 日本國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典藏、又經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一八三三～一九二二）之手，後呈送明治天皇收藏，現則為九博館藏三件國寶之一。

三、購藏

為保存國寶珍品，避免文物遭受毀壞且流向海外，博物館在創始初期，即有計劃地購置各類文物，迄今仍持續不輟，以期豐實典藏。

如造型瑰麗細緻的尾形光琳（一六五八～一七一六）的〈蒔繪

螺鈿八橋硯盒〉（國寶），及〈蓮花底紋和歌卷斷簡〉的作者本阿彌光悅（一五五八～一六三七），其另件知名之品〈舟橋蒔繪硯箱〉（國寶）等，皆為博物館遷至現址前就已購入。而在短暫稱為帝國博物館的時期，亦致力網羅珍品，如傳為江戸時代的畫師司馬江漢（一七四七～一八一八）所繪的〈護持院原野圖〉，係在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購入。

在日本被尊稱為「畫聖」的雪舟（一四二〇～約一五〇六），畫風多采，並曾作為遣明使前來中國，其作品在中日繪畫交流史上具有代表性價值。此次展出的兩件雪舟名作——〈破墨山水圖〉（國寶）、〈冬季山水圖〉（重文），皆是因緣際會入藏。前者先於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購藏，當時館方對於得以入手此件名品已甚感興奮；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又自在文化界佔有一席之地實業家及茶人原富太郎（一八六八～一九三九）手中購獲〈秋冬山水圖〉雙幅。這幾件無以取代的佳作，讓該館的雪舟典藏及研究得以更上一層樓。另名品〈玄奘三藏像〉（重文），亦從原富太郎手中買得，於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歸藏東博。（圖十三）

同是室町時代的名作、在二〇一三年「故宮文物赴日交流展簽約儀式暨記者會」上即搶先公布的狩野秀賴〈觀楓圖屏風〉（國寶），則在一九四〇年代中葉購入。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入藏了傳元代畫家

在考古文物方面，為保存日本文化，官方賦予博物館優先購買的權力。如三重縣伊賀市柏尾湯舟出土、重達十五公斤的彌生時代後期〈銅鐸〉，於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發現，隔年帝室博物館即從該縣購入，是本次展覽當中最具「份量」的金屬器物。

進入本世紀，納購重要文物仍為館員持續不輟的目標。如二〇〇〇年收入〈唐詩斷簡〉（絹地切）（重文），傳南宋梁楷的〈雪景山水圖〉（國寶）則於二〇〇四年入典東博。

四、捐贈與寄存

來自各界的慨然捐贈，往往能夠彌補館藏主題之遺闕，並隨著藏品數量與內容的增益擴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與價值。諸多扶桑國愛好藝術的收藏家，奉獻、寄贈其一生所藏，展現其永世以傳的高情摯誼，讓東博藏品更加多元廣泛。附表即略以「日本美術之最」展覽單元整理部分捐贈文物及其來源，以資概介。

五、市民的創造	〈五彩飛鳳紋花口大盤〉 (古九谷風格伊萬里瓷)	重美	山本富子、山本賢二
	〈青花雲龍波濤紋雙層提盒〉 (京燒)	重文	笠置達
	〈虎嘯生風圖〉、〈雙鶴圖〉		植松嘉代子 日本知名的華道(花道)家族植松家人士
	〈山水圖〉		岡田信一郎(一八八三~一九三二) 建築家、東京美術學校教授
	〈西洋人製桶圖〉		森敬介(一九三五~) 畫家
六、傳承與創新	〈大江捕魚圖〉		清荒神清澄寺
	〈雨後〉		岡田信一郎

說明：日本重要文物分為國寶、重文、重美等，重文為重要文化財之簡稱，重美則為重要美術品。



圖14 古墳時代(4世紀) 鬮龍鏡 徑38.4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5 安土桃山時代(16世紀) 千利休 竹節花器 銘「園城寺」 竹製 高33.9, 橫10.9, 底徑11.2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6 室町時代(15世紀) 沒倫 邵等贊 一休和尚像 紙本水墨淡彩 縱43.7, 橫26.1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五、考古調查與學術保存

除了購藏及接受地方寄贈出土的考古文物，隨研究體制愈趨完備之際，博物館也主動參與諸多考古工作，並以此契機，納入重要考古文物。

如古墳時代的(懸山頂陶屋)(埴輪)，為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帝室博物館於群馬縣伊勢崎市赤堀茶臼山古墳所發掘重現者。其所發現的八棟陶屋，包括了主屋、倉庫等配置，另還有家禽土偶，是古墳時代豪族生活樣態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起，由大阪府教育委員會與日本考古學協會共同調查挖掘大阪府和泉市上代町的和泉黃金塚古墳，歷經兩年，獲得豐富的考古文物，如半三角緣二神二獸鏡、勾玉、棗玉、石釧、鐵刀、鐵劍……等。重見天日的挖掘所得，悉數轉由東博進行典藏與研究，並指定為重文；單元一的(碧玉勾玉)、(瑪瑙勾玉)等，即是出土於該古墳。(圖十七)

附表

單元	展件	捐贈者
一、祭祀與生活	〈鬮龍鏡〉(圖十四)	重文 團伊能(一八九二~一九七三) 文化人、曾任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
	〈朱彩陶壺〉	重文 德川賴貞(一八九二~一九五四) 華族出身之實業家、政治家
二、皇權與佛法	《雜阿含經》	重美 小倉武之助(一八七〇~一九六四) 明治至昭和年間於朝鮮活動的企業家、美術收藏家。藏品後由財團法人小倉藏品保存會捐贈
	〈阿彌陀佛立像〉	重文 安田善次郎(一八三八~一九二一) 安田財閥創始人
三、貴族的世界	〈平治物語繪詞〉	國寶 松平直亮(一八六五~一九四〇) 伯爵、貴族院議員
	《古今和歌集》第十九卷 斷簡(高野切)	重文 森田竹華(一九〇八~一九七七) 女書法家
四、武家的文化	〈蒔繪蘆葦紋馬鞍·馬鐙〉 (傳豐臣秀吉所用)	久松定法、久松定謨 舊今治藩主兄弟
	〈猩紅地團龍紋毛織 短戰袍〉(陣羽織)	アンリー夫人 駐日法國大使アルセーヌ アンリー(Arsène-Henry) 之夫人
	建窯〈油滴天目茶碗〉(重文) 〈油滴天目茶碗〉(重文)	重文 松平直亮
	千利休〈竹節花器〉(銘「園城寺」)(圖十五)	
	〈青瓷琮式瓶〉、信樂窯〈一重口水罐〉(銘「柴庵」)	重文 廣田松繁(廣田不孤齋,一八九七~一九七三) 大正、昭和年間的重要古美術商及收藏家
	〈玳瑁釉梅花紋碗〉、〈剔紅鳳凰牡丹方匣〉(尾張德川家傳世品)	
	〈古銅象耳花瓶〉(銘「秋月」)、長次郎〈黑樂茶碗〉(銘「尼寺」)	松永安左衛門(一八七五~一九七一) 有日本「電力王」之稱的企業家、亦為茶道家
	〈青瓷花口碗〉(銘「馬蝗絆」)	三井高大(一九〇八~一九六九) 三井財閥家中「室町家」的負責人
〈遠山五馬圖鐵茶釜〉	大久保忠良 相模小田原藩最後一任藩主	
〈一休和尚像〉(圖十六)	重文 岡崎正也 明治至昭和年間的知名律師	
〈千利休致從富左近殿尺牘〉	金谷寬	
〈千利休致森傳兵衛尺牘〉	松永安左衛門	



翠綠邊地

清季西南邊界條約輿圖特展

The Green Borderlands

Treaties and Maps that Defined the Qing's Southwest Boundaries

2016

12/10

2017

06/18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陳列室 Gallery 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六、交換

依照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日本頒行的《物品管理法》，各官廳（包括文化機構）間可進行文物交換管理。據此，使東博得有契機與他館進行交流，拓展典藏方向。

東博的部分日本近代美術作品，即由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所移轉，包括此次展出淺井忠（一八五六～一九〇七）的〈春畝〉等一批明治年間的繪畫，係一九六四年（昭和三十九年）從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交換而



圖17 古墳時代（4～5世紀） 碧玉勾玉 長6.9公分 大阪府和泉市上代町和泉黃金塚古墳出土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來，延長了東博日本美術蒐藏的深度。另原滋賀縣大津市聖來迎寺舊藏的〈十六羅漢像〉（國寶），戰後離寺轉歸國有文化財，現亦歸東博典藏。

交流也包括考古項目，如一九八四年（昭和五十九年）三月，從文化廳交換來自於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宮城縣大崎市田尻蕪栗字惠比須田出土的〈遮光器土偶〉（重文）。

小結：期待更多的交流

文物收藏的質與量，決定一座博物館的獨特內涵；而豐富的館藏，遠非一日之功。東博之所以成為日本國寶的匯聚聖殿，除來自努力蒐訪徵集，亦受惠於社會各界慨然捐贈。走入故宮南院「日本美術之最」特展陳列室內，即可親睹這些珍寶本尊。

除日本美術精品，在東博的館藏中亦有千餘件臺灣文物，包含漢人及原住民的各式宗教物品、風俗圖畫、服飾、家具、武器、樂器、遊戲用具、交通工具、農漁業器具等等，多

樣豐富。未來，或可期待東博與臺灣有更多元、更不一樣的持續交流。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 樋口秀雄編，《博物館學講座第一卷—日本と世界の博物館史》，東京：雄山閣，一九八一，頁四十九。
- 主要是管理宮廷的修繕、食事、掃除、醫療及天皇財產等庶務的行政機構。二戰後改制為宮內廳。

參考書目

- 土屋裕子，〈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高橋由一筆《雪景》の修理保存と新知見に〈C12〉〉，《MUSEUM》第八二號，二〇〇八，頁二五—五二。
- 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七三。
- 新潮社編，東京國立博物館監修，《こんなに面白い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新潮社，二〇〇五。
- 樋口秀雄編，《博物館學講座第一卷—日本と世界の博物館史》，東京：雄山閣，一九八一。
- 關秀夫，《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岩波書店，二〇〇五。